

中国文学的市场在哪里?

文/任笑康

某天于某地,聚拢一堆人,讨论中国文学的市场。拜读与会者名单,好像本业都不经商,都与文学有关。所以,对文学产品销售的意见,无论深刻与浅薄,都说出了坦诚的声音。

有人认定,文化的输出应同步于国力的强盛。故而,第一,中国文学大步走向世界,已水到渠成;第二,有自信助推中国文学广布全球,借以陶冶洋人的情操。此一判断,显然不当,因文学的影响,不一定取决于经济的扩张。现成的例子,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无论是哥伦比亚,还是墨西哥,都似不拥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但均未耽误马尔克斯以不可抵御的魅力。大前年莫言诺奖到手,成了一个怪异的拐点,海外市场上,中国文学的整体造势,开始明显逊于以往。几个月前纽约书市的中国卖场,呈现出的风平浪静,未见得不是某类中国作品揭开面纱之后,海外读者产生“审美”疲劳的客观体现。

2012年10月之前,中国文坛有个超级的热门话题,一种顽强的精神幻觉。众多作家痴迷诺奖,说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诸如,总传出名角张三、李四获得提名,并与媒体互动;甚或有作家王五自揭谜底,本年笃定获奖,瑞典已来摄像。这类聒噪,娱人悦己,可充作茶叙谈资。而莫言的获奖,一锤定音,给饱受诺奖焦虑症困扰的患者注射了有效镇静剂。

我在国外曾于华人聚集区的书店、公共图书馆,喜出望外地发现过若干中国文学书刊。当问及销售量或借阅量,人家总会迟疑一下,然后客气地告诉你:“还行”。美国几位白人朋友酷爱阅读,我询问是否看过中国作家的译著,居然都能说出三五部书名。细问方知,这几本所谓纪实作品,主角皆系真人,内容则全为假事。我曾在多处书店,打听有无英文版的中国文学读物,无一不受到歉然摇头的礼遇。搜寻国外图书超市的茫茫书海,难见中国作品之舟摇曳的帆影,这不丢人,只叫人更

加清醒。中国文学欲挤入国际市场,所有急功近利的手法都不管用。东方西方,亚洲非洲,各有各的生存习惯,各有各的思维逻辑,各有各的宗教境界,风马牛本不相及的彼此,有时接纳一下,远非融合,顶多因为猎奇。当然,泱泱华夏,文学走出去,最终会是必然的。但我们应有不设定时间表的耐性,应有随缘的心态,应有润物细无声的从容,甚至,应有一点点阿Q式的淡定。

于是,但凡读到作家出访记中,讲述自己异域受追捧,我往往会生出悲悯之心。但念及这些小说写手的拿手好戏本就是虚构,散文写手的不二法门本就是煽情,诗歌写手的祖传秘方本就是沉吟,所以对他们入戏的述说,可以不信,但应深表同情。

莫言的获奖,产生出一种制衡功效。比方,有些曾经津津乐道与诺奖有特殊渊源的人,如今已怯于提到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已羞于让自己牵扯上马悦然、葛浩文之类的名字。这可能恰恰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幻觉可以消散了,写作可以专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文学理性前行怀抱期待的人们,应感谢莫言。

中国文学的市场在哪里?一般作家不说了,著作等身的作家不说了,只说莫言。他的市场在哪里?在中国。诺奖奖金的数额是可计数的,几本译著的版税是可计数的,而诺奖带给他国内的红利,种类之杂,力度之强,无论苦心经营修成正果,还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都是难以计数的。

已成文坛标杆的莫言,其真实的市场行情温馨地告诫中国作家,万不可心猿意马,你们最靠得住的市场,在中国。在宽敞的图书大厦中,在狭小的实体店店里,在网购的键盘间,在物流的路途上,在黄皮肤读者的书桌前或枕头边。■



沐 摄影/何静之

博物馆里的乡愁

文/王抗美

今年春天,去了一趟焦溪古镇。说实话,刚看到那些梨花时有些沮丧,甚至懊悔跑到这里来赏景——这些修剪得整齐划一的果树,虽因其多而气势磅礴,但没了旁枝横逸的灵动之气,加上树叶和花同时生长,白得嘈杂。

老街漫步虽多少弥补了这种缺憾,但老街的一切包括那些大宅院,在50年代我度过童年的小镇上也司空见惯。只是祖宗留下的好东西都被子孙们折腾得所剩无几,童年的小镇被弄成了“××城”,面目全非地展示着所谓的业绩……真不知消失了多少这样的小镇,才让焦溪镇这些因机缘凑巧逃过推土机蹂躏的老房子,成了须花大力气保护的宝贝。然新旧杂陈的建筑上蛛网般的电线,总让人心里有太多的不爽。

不忍拂主人盛意,意兴阑珊中又走进一家村博物馆。那位绘画风

格酷似吴冠中的画虽不错,终究似曾相识;那些按正规博物馆方式陈列的众多的仿制品,又让人想起效颦的东施……百无聊赖中,突然遭遇那些曾熟视无睹因长久使用留着污渍和烟熏痕迹的黑乎乎的旧农具和旧生活器具,竟一下呆了。

已隐入历史幽暗中的早年生活场景,一去不返的童年和逝去的亲人,凭借那些仍能一一叫出其名的旧物,猛然穿过时光隧道,鲜活地呈现在眼前。

那秧凳耖耙,那水车粪桶,那甬网甬泥船,那连枷脱粒机,那(扬谷壳用的)风车和稻草编的米囤……以及记忆中胼手胝足的劳作一起,串联起千百年来春秋种收冬藏的农家生活,讲述着传统农耕生活的辛劳。

那水桶水缸,石臼石磨,提桶拗手木盆,那藤摇篮木立桶竹坐车,针

线匾……和记忆中外婆粗糙皴裂的手一起,诉说着当年农家主妇操持家务哺育幼儿的忙碌。

正是这如今的人再也不愿也不必承受的艰辛,孕育了“粒粒皆辛苦”的珍惜,养成了“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的节俭。那时的生存方式顺应自然……那时的舆论谴责一切暴殄天物的行为,无论是粮食还是作为燃料的秸秆,一次收获至少要用一年,丰歉天定,怎能不节俭?没人标榜却人人都在保护环境,食物美味,河水清澈,空气洁净……

如今,当食物的美味越来越依靠调料,当再也找不到可以掬起来便饮用的河水,当听到孩子问什么叫蔚蓝色的天空,乡愁便不绝如缕地萦绕心头,回不去了的哀伤猛烈袭来……此时看到这些久违的曾经熟悉的器物,真如看到久别的亲人,真想搂着大哭一场。■

孩童的“怕”

文/余斌

心理学将恐惧症定义为一种“非理性的、不适当的恐惧”。说是三类:单纯的恐惧,恐高、怕蛇之类;社交的恐惧,但凡与人打交道就怕;广场恐惧症,人多了没自己的私人角落即惶惶不安。既然是病,当然是“怕”得有系统,是有规律地怕,只要那些特定的场景出现。正常人“怕”得不系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恐惧,不那么为恐惧所苦。但隔三岔五,也少不了有“怕”的时候。问题是,不属于“非理性”,究竟是否“适当”,很难说。

可以肯定的是,按照上面的定义,孩童当属恐惧症的高发人群,因为“理性”在他们身上顶多处于萌芽阶段,要说有理性,那与成人的理性也是两码事。理性的依托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初民社会的人没科学知识,对种种自然现象皆感畏惧,刮个风,打个雷,就怕得不行,那是人类的童年阶段,反过来说,小儿的意识,和原始人差不多。非理性?当然。

盘点我幼时的恐惧,有些是成人也不免的,比如怕黑暗。七岁时开始一人住一房间,有段时间,进入黑乎乎的房间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理考验。我总是将手先伸进去,摸到开关,先把灯给按亮,接下去要撩起床单看看床底下有没有藏着个坏

蛋。房间里有个后加的阁楼,堆放杂物的,于是又多费我一道手续,要站到凳子上向里张望一番。整个过程提心吊胆,如同一次冒险。从小被灌输,男孩不应该害怕,被人知道你胆小是很丢人的,故害怕黑暗一直是我的个人秘密。心理学的常识,心中的恐惧说出来,它便弱化了,不幸没有人教导我与人分享恐惧,我都是自己扛着,于是加倍地“亚历山大”。睡觉前的关灯于我是另一个关口,时常钻进被窝了还拖延着,这时大人会进来,很干脆地给关了,关灯时的咔嚓声极轻微,在我意识中却如轰然巨响,瞬间我就掉入到庞大的黑暗与静谧之中。所幸白天总是玩得很累,多半很快睡去,虽然梦中说不定又有另一番恐怖。

小孩另有一种成人所无或不常有的恐惧,我称为“闯祸感”——就是因闯祸而产生的大祸临头的感觉。小孩闯祸是经常的事,不论是打坏了人家窗户上的玻璃,还是未按时交作业老师声言要告诉家长,偷骑大人的自行车碰掉了一块漆,偷玩时刚上身的新衣撕了个口子……都能引发巨大的恐慌。关键是,因为没经验,往往对后果的严重性充满夸张的想象,这一想,简直是末日要到了一般。这种情形,虽不大闯祸的

女孩亦不免。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个岁数差不多大的邻家女孩,平时胆子小,似乎再不会闯祸的,有天逞能要抱一个更小的小孩过一滩水,谁知一起摔倒,小小孩脸上蹭破了,家长赶过来,大声呵斥之外,说要告诉大人。邻家女孩吓得不敢回家,在附近乱转,到晚上才被她哥哥找回家,到家门口了,却又不敢进去。我们看到的一幕,是她哥哥在往里面拖,她则攀住了家门口的一棵树,挣扎着,从里面传出她妈恨恨的声音:“躲得了今天,躲得了明天?!有本事一直不要回来!”可想而知,这让她更害怕了。

现在想来,成人世界经常是孩童恐惧感的根源,因为说到底,惩罚将来自哪里,而成成人是不讲“法治”的,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惩罚会降临到你的头上。正是这未知令你的“罪行”无限地放大。所以最恐怖的时刻,乃是一个大人宣称要将你的罪状告诉另一个大人。几乎所有的大人都醉心于制造这样的惊悚效果——你就想去吧!这时你的想象力无疑染上了最阴暗的色彩,你冥冥中觉得,大人针对你的一场阴谋就在周围蠢动,如无边黑暗将你包围起来。■



舞蹈 摄影/谷以成